

經部

論語集說卷六

宋 蔡節 撰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五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集曰先進後進猶言先輩後輩也用之謂用禮樂也晦菴朱氏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而質者也而世謂之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者也而

世謂之君子明道程子文而勝於質則有害於禮樂之實故聖人思反本而有從先進之言南軒張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從行並去聲

集曰從隨也是十人者皆從夫子厄於陳蔡者也時無在夫子之門者夫子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故云爾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非夫子之言

也門人因不及門之言而類記之其不從者不與也本成都范氏晦菴朱氏說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集曰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無疑問則無相長之義故曰非助我者顏子於聖人之言心通自得無有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不足於回者其實乃深喜之也晦菴朱氏

致堂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辭又以深贊顏氏云耳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節釋曰閔子騫之孝父母昆弟皆稱之而人之稱之者亦無異於其父母昆弟之所稱也故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妻去聲

集曰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於此而三復焉蓋誠於謹言者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於刑戮故孔子以兄之

子妻之河南尹氏成都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並去聲

集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成都范氏

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

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集曰顏路顏淵之父名無繇鯉孔子之子伯魚也椁外棺也請車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徒行謂徒步而行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者謙辭也晦菴朱氏人子之才不才雖異父之愛子則均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於夫子則子也其死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其葬也亦稱家之有無而

已又何必强為之椁乎大夫不可徒行也夫子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夫豈為一車惜哉南軒張氏

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並去聲

集曰噫傷痛聲包氏註孔子於顔淵之死自悼道之無傳若天之喪已也河南尹氏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何氏註

顔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

爲慟而誰爲慟徒貢切從去聲夫音扶爲去聲

集曰慟哀過也從者弟子也夫人謂顔淵也註疏有慟乎蓋哀傷之至不自知其慟也河南尹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晦菴朱氏　致堂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夫音扶

集曰葬具稱家之有無顔子簞瓢陋巷死而門人欲厚葬之不循理也夫子雖言其不可而不得專其事其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本成都范氏晦菴朱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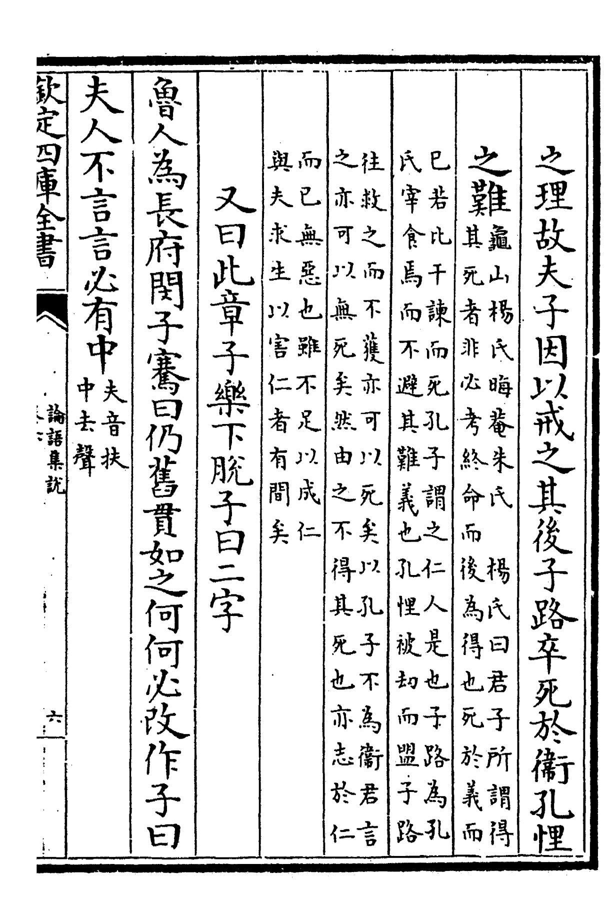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切

集曰此切問也晦菴朱氏幽明之理一也能盡事人之

道則能盡事鬼之道矣死生之理一也知所以生之道則知所以死之道矣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本伊川程子說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行胡浪切樂音洛

集曰行行剛彊之貌鄭氏註四子天下之英才也於侍側之際其所形見皆其力分之所至夫子所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也子路剛彊有不得其死



之理故夫子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龜山楊氏晦菴朱氏　楊氏曰君子所謂得其死者非必考終命而後為得也死於義而已若比干諫而死孔子謂之仁人是也子路為孔氏宰食焉而不避其難義也孔悝被刧而盟子路往救之而不獲亦可以死矣以孔子不為衛君言之亦可以無死矣然由之不得其死也亦志於仁而已無惡也雖不足以成仁與夫求生以害仁者有間矣

又曰此章子樂下脫子曰二字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　中去聲

集曰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即改作也仍因也貫事也言必有中者中於理也註疏貨財之府無故改作非但勞民傷財得無示人以崇利之意乎故夫子聞閔子之言而善之南軒張氏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集曰奚何也邢氏疏子路之在孔門雖其學有所至然氣質剛勇變之有未能盡者故見於鼓瑟之際

亦然奚為於丘之門夫子所以警子路而進之也門人不敬子路是未達聖人抑揚之旨矣升堂入室喻造道之淺深夫自得其門而入以至於升堂其用力亦至矣特未極夫閫奥之地耳由室而言在堂者則為未至由宫牆之外而望其升堂者不亦有間乎聖人斯言非惟發明子路之學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本南軒張氏說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

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上與如字下與平聲

集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晦菴朱氏過與不及為未得其中則均也南軒張氏天台陳氏曰觀檀弓子夏子張除喪之事與後篇論交事便見二子過不及處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為去聲

集曰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

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則刻剝其民耳冉有為季氏宰乃急賦稅以益其富此所以得罪於聖門也非吾徒絶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晦菴朱氏　林氏曰上二句記者坐冉有之罪而後記夫子之言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辟婢亦切喭五旦切

集曰柴姓高名柴字子羔孔子弟子何氏註愚戇也魯鈍也喭粗俗也辟猶便辟之辟愚則不足以知

魯則不足於敏辟則不足於誠喭則不足於和晦菴

朱氏洪氏此皆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矯厲而擴充之也南軒張氏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屢良遇切中去聲

集曰庶庶幾也屢數也命天命也貨殖貨財生殖也億以意度之也空者意必固我不留於中也顏子之庶幾於聖人者以其屢空也言屢則有時而

不空矣未若聖人之純也子貢以貨殖為心而不能安受天命然知識所及料事而多中焉亦其資稟之高也本南軒張氏龜山楊氏說　張氏曰賜之貨殖豈如他人哉未免有意於豐約之間節謂使顏子涵養之純無一毫意必固我之累則造於聖矣子貢而不以貨殖累其心則亦必能窮理而樂天矣聖門學者惟子貢資稟亞於顏子故夫子每每對言之皆所以勉之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節釋曰踐者實履也室者閫奥也子張之行好高而不務實乃問善人之道夫子以為茍不踐善人之迹則亦不能入於善人之室矣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集曰論篤者言之篤厚也明道程子君子謂言行相稱者色莊謂外為矯飾言與行違者南軒張氏夫子以為言論未足以取人也茍惟論之篤厚者是與其與君子者乎其與色莊者乎色莊者亦固有篤厚之

論如究其實必躬行君子而後可也東溪劉氏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集曰諸之也邢氏疏聞義故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必稟命而後行有不可得而專者子路勇於為義於其所當為者不患其不為也特患其不知稟命

耳若冉求資稟失之於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於其所當為者逡巡退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患也南軒張氏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集曰或曰匡人之難夫子與顏子相失顏子在後及至夫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此驚喜之辭也夫患

難之際先後不可及死與不死焉可必哉然可以死可以無死君子不貴於徒死也夫子不見顔子雖以為憂顔子豈不審夫子之在否而輕用其死故曰子在回何敢死致堂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顔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比孔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

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大臣與之與從之者與之與並平聲餘如字

集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與者疑而未定之辭也邢氏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有是問夫子小之以為不足問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言不枉道以徇人至其不合則有去而已由求為季氏之臣坐觀其失進不能正退不能去龜山楊氏曰如季氏旅於泰山而不能救將伐顓臾二臣皆不

欲而不能諫是也 直備臣數耳故曰具臣夫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其於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也葢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南軒張氏晦菴朱氏張氏曰弑父與君不必由求而知不從矣然世之順從者其始也惟利之徇而已未遽有悖逆作亂之心也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於從人而為逆者多矣此二子所以為賢與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費音祕夫並音扶惡去聲

集曰賊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邢氏疏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繫責重之地將反害之也故夫子有賊夫人子之歎南軒張氏子路言費邑有民人而治之有社稷之神而事之治民事神於是而習是亦學也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也邢氏疏而不知古者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也蓋君子之道本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

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成都范氏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

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
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
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
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
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
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
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

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坐才卧切長上聲毋與無同乘去聲鏗音僎比必二切哂詩忍切相去聲鏗苦耕切舍上聲撰士免切莫音暮冠去聲沂魚依切雩音于夫三子者之夫音扶非邦也與之與並平聲

集曰晳曾參父名點孔氏註 夫子語四子言我雖曰一日長於女女勿以我長而難言也女平居則言人不已知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所用之蓋使之盡言以觀其志也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

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又曰能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赤點爾三何如孔子問也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待也以俟君子謙辭也又曰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元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非曰能之願學焉願為小相皆謙辭也又曰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

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焉希間歇也鏗投瑟聲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季春三月也春服單袷之衣也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風乘風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雨非邦也與此曾晳問辭也下乃孔子答辭孰能為之大言無出其右也晦菴朱氏節謂夫子始焉以仕於時者使四子言志而終焉乃深有取於樂道不仕之曾晳何耶蓋子路冉求公西華三子之志固皆體察

其力之所至而為是言然其涵泳之功少而作為之念勝至若曾晳則異是矣其鼓瑟舍瑟之間門人記之如此其詳者蓋已可見其氣象之雍容暇豫矣言當莫春始和之時春服既成之後沂水之上舞雩之下與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既浴而風又詠而歸詳味其言則見其心怡氣和無所係累期與同志相從以樂聖人之道此夫子所以加歎而獨許之與夫以才自見者二三子之志也以

道自樂者曾晳之志也惜乎晳之志雖大而行有不

掩焉耳

顔淵第十二凡二十四章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曰克勝也克己謂勝己之私也龜山楊氏復反也孔氏

註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仁者心德之全也目條件也勿者禁止之辭不敏者謙辭也事如事事之事晦菴朱氏南軒張氏節謂人有是心則有是仁有是身則有是欲欲踰其則而反害夫仁唯克去己之私欲以復於禮乃所謂仁也故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云者言克己之功至也克己之功至則一日之間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天下無一物不歸吾仁中矣其用功之速固如

此也歸云者蓋一性本備萬物自私欲一蔽則物與我判然相離及夫蔽者既去離者不旋踵而歸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用力在我而不係乎人也顏子之在聖門以好學稱其於天理人欲之辨已洞然於胸中故夫子告之以此顏子聞言則喻而直請問其目非禮勿視勿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克己之目也勿之一字夫子語顏子用力之要也視聽言動一於禮則為仁矣顏子

自知其能從事於斯故有請事斯語之對朱氏曰此章問答乃聖門傳授心法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唯顏子得聞之耳

又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

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
箴曰人有秉彛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
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
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内斯静專
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
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
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
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

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伊川程子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曰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矣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内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在邦在家無怨惡於我者則是敬恕之功而仁之效也晦菴朱氏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訒並音刃

集曰司馬牛名犂向魋之弟孔子弟子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所言故夫子又以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告之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

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欲使司馬牛深省乎難而勉之也晦菴朱氏南軒張氏曰人之易其言者以其未知用力也知用力則言敢易乎哉故仁者之於言無不訒蓋知其事之無不難也　朱氏曰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汎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切於學者之身而為入德之要則初無以異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省息井切疚居有切夫音扶

集曰疚病也向魋作亂牛嘗憂懼故夫子以不憂不懼告之牛未及乎此也乃疑此未足以盡君子之道故復告之以内省不疚言由其平日自省於中不愧不怍則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晦菴朱氏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集曰亡無也牛有兄弟而云然憂其為亂而將死也晦菴朱氏以傳考之桓魋嘗欲弑宋公而殺孔子其惡著矣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憂也子夏告之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死生曰有命以言其氣也當順其所稟而已富貴曰在天以言其理也當安其所遇而已皆非人力所能與也本横渠張子上蔡謝氏説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敬而親之矣何患乎無兄弟耶子夏欲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讀

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朱氏致堂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溺於情而昧於理是亦不能踐其言耳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並莊蔭切愬並蘇路切

集曰譖者毀人之行也如水之浸潤漸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者愬己之冤也愬兼譖意如膚理之受病利害切於其身則聽者不及致

詳而發之暴矣於是二者而不行焉非明者不能也然巧於譖愬者終求以動乎人之聽而吾心之明久而或虧焉則其言將有時而得行矣故明必遠之為貴也遠者明之至也一言之不足而至於再言之不徒取其明而又取乎明之遠聖人警學者之意深矣本晦菴朱氏說成都范氏曰譖愬不行可謂明且遠矣未若譖愬不至之為難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去並上聲

節釋曰制其田產薄其賦斂則食足而有以養乎民矣比其什伍時其簡教則兵足而有以衛乎民矣兵食既足則民信乎其上冒無疑貳離叛之心此則為政之大端也夫政固不外乎兵食與信然以三者權之無食則民飢而死矣無信則民離而國不能以自立矣而兵則猶可緩也故曰去兵以

食與信二者權之死者人之所不免而信則不可一日無也故曰去食是則食重於兵而信又重於食矣去兵去食云者非謂兵食果可去也特以輕重相權以明夫信之終不可去耳比而明之叩而竭之此聖門弟子所以為善問與晦菴朱氏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

猶犬羊之鞟鞟並其郭切

集曰棘子成衛大夫夫子指子成也皮去毛曰鞟

註疏子成疾時人文勝而有去文從質之言子貢惜其言之失謂出之於口而駟馬不能追之也文質彬彬然後謂之君子二者之不可相無大抵相若也若必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亦如虎豹之鞟與犬羊之鞟無以異也本白石錢氏曰虎豹之皮以其文之足貴也若去毛而為鞟亦無異於犬羊之鞟矣晦菴朱氏說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集曰哀公魯君也用國用也盍何不也徹通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初稅畝則什又取其一故為什取二也哀公以年饑用不足為憂問於有若有若請專行徹法

蓋欲公節用以厚民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復言二吾猶不足以示加賦之意有若謂百姓足矣君孰與不足邪百姓尚不足孰肯與君以自足邪盖深明君臣一體之義以止公之厚斂循其本而言之也使哀公思夫二之猶不足而有若乃欲損之以為足國之道在是則庶知為政所當損益者矣

本晦菴朱氏南軒張氏說　天台陳氏曰哀公之問在於足國有若之對在於足民雖相反而實相成年饑用不足哀公但知為國之病而不知民之病尤甚民之休戚即國之休戚也能行徹法以足

民國用之足在其中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惡去聲

集曰崇德辨惑修身切要之務也以忠信為主而見義則徙焉則本立而用日新矣此德之所以崇也人之死生有命豈容我欲之乎溺於愛惡之私謂彼之死生可以隨己之所欲虛用其力而實無

所損益於彼可不謂惑乎南軒張氏晦菴朱氏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小雅我行其野之詩也富當作益也東溪劉氏節謂夫子引是詩以明其人愛惡如是誠不以為有益亦祇以自取異而已龜山

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集曰齊景公名杵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道之大經盡矣政者正此而已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故夫子告之以此惜其雖善夫子之言且知君臣父子不正之患而不思有以正之蓋從而不改者其後果以繼嗣不立啓陳氏篡弒之禍矣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折之舌切與平聲

集曰片言猶一言也白石錢氏折斷也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晦菴朱氏節謂獄之難折而子路能以片言折之者蓋其見明而信著有以得其情而服其心故不假多言也子路無宿諾一句乃門人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明之言子路平日於人無所欺故人亦無敢欺之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集曰訟者人有所爭而訟之公也聽謂受而決之

也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聖人之聽訟夫豈易及而曰吾猶人者蓋不貴於能聽而貴於使之無訟也本西山眞氏成都范氏說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集曰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諸事以忠則表裏如一晦菴朱氏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集曰此亦夫子所常言故又見於此成都范氏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集曰成者誘掖奬勸以成其事也晦菴朱氏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已也扶持而勸奬之唯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唯恐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已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用心未嘗不相反也南軒

張氏節謂君子長善而救失樂與人為善者也小人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帥朔律切

集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成都范氏致堂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政惜乎康子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集曰民聽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所好苟子之不貪欲則民自不為盜矣雖賞之亦不竊也尚何盜之足患邪邢氏疏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邪致堂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切

集曰就成也子指康子而言也偃仆也邢氏疏節謂

康子之意蓋欲以殺而止姦孔子言子為政焉用殺子而欲善則民亦化之而善矣君子之德猶風也小人之德猶草也風行而草必偃以德為化亦猶是也

又曰季康子所問者三夫子對之言雖異而理則一要不出乎澄源正本而已矣（謙齋李氏）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

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夫並音扶好下並去聲

集曰聞謂人知之達謂道行於家邦也質朴也慮念慮也聞之與達二者相似而實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子張務外夫子已知其發問之意乃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河南尹氏曰慮

以下人不自矜高也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色以取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南軒張氏晦菴朱氏

天台陳氏曰聞者有意求名而實不副之達者有意務實而名自歸之此二者正相反蓋色取仁而行違則必不能質直好義居之不疑則必不能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此聞達之所以分

又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

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伊川程子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惡並吐得切三與字並平聲

集曰慝字從匿從心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也致堂胡氏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晦菴朱氏攻治也忿怒也親謂父母也崇德脩慝辨惑切已之

務也樊遲於遊息之時而問乃及此聖人所以善之（邢氏疏 天台陳氏）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巳而不責人則巳之惡無所匿矣（朱氏）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能辨之於早則不至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成都范氏）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

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問知之知並去聲知人之知平聲鄉去聲陶音遥遠並如字

節釋曰愛人仁之用也知人知之用也夫子因樊遲仁知之問而告以愛人知人此特言仁知之用爾遲於知人之對而未達夫知之旨復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又極言知人之功用也遲

猶有疑而訪之子夏子夏聞夫子之言而有富哉之歎因即舜湯知人之事以明之言皐陶伊尹舉於上而不仁者自無所容是知知人之一事誠知之大者與龜山楊氏曰舜有五臣而天下治而獨曰舉皐陶者蓋使舜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不犯于有司亦惟皐陶而已不仁者遠其在茲乎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工毒切道去聲

集曰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

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䟽則自辱矣晦菴朱氏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集註會聚也輔者左右翼助之意南軒張氏又曰非但切磋之益從容浹洽相觀而善亦是也君子以文會友將以友而輔吾之仁也東萊呂氏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故文所以會友責善朋友之道故友所以輔仁

論語集說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集說卷七八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宋學濂

論語集說卷七

宋 蔡節 撰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勞去聲

集曰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先之也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勞之也正己之行而率之之謂先因民之事而勉之之謂勞 東溪劉氏 先之則民知所從勞之則民知所勸子路猶以為未足而請益焉故夫

子以無倦終之欲其於斯二者持之以久也東谷鄭氏

武夷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夫子益之以無倦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切舍上聲

節釋曰有司衆職也先有司委任而責成之也過失誤也賢謂有德才謂有能也有司必先之則各知展布而舉其所職矣小過必赦之則各知懲創

而效其所長矣賢才必舉之則德者能者集於上
而共成其治矣仲弓惟慮無以盡得夫賢才故夫
子告以姑自舉其所知則其所不知者人將舉之
而不肯舍矣仲弓所言是以一己之所知為知也
夫子所言是以衆人之所知為知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茍而已矣中並去聲

集曰衛君出公輒也迂謂遠於事情野謂鄙俗晦菴朱氏不中謂刑罰失當措置也茍茍且也邢氏疏輒子而蒯聵父父子爭國逆天理亂人倫君臣父子之名不正矣故孔子為政必以正名為先子路以為迂而難行孔子責其識見之鄙不能闕疑而率爾

妄對於是歷言名之不可以不正（槃山黃氏朱氏）蓋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龜山楊氏）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必從事於刑罰故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成都范氏）東溪劉氏曰孔子為政不至於興禮樂措刑罰不止也子路果欲捨正名而為政其將以立事乎興禮樂乎清刑罰乎名一不正則是數者皆不能以有行也故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其

可以茍乎哉東谷鄭氏集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其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使夫子當時果為政於衛其將周旋於聵輒之間使輒辭位而納蒯聵則輒無拒父之名蒯聵思得罪之由而不受其遜則聵無爭國之醜請命於天子立郢而君之允合國人之情而不廢靈公之命名正而言順矣致堂胡氏黄氏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

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並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切焉於虔切

集曰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老農老圃謂老於為農圃者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故曰襁負

註疏樊遲益欲為許行之學與民並耕者也然不知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夫子以小人譏之而有及於禮義信之語晦菴朱氏曰農圃小人之事也禮義信大人之事也上之所好下之所從也上好禮則篤乎恭遜故民視

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義則動而得宜故民心為之厭服焉上好信則誠意下孚故民亦用其情而無敢欺焉感應之機固不遠也是非徒有以得其國之民四方之人亦將願為之氓矣其與役心於稼圃所得孰多邪然必俟其出而後言者何也因其有問也自謂老農老圃之不如則固已拒之矣遲不知復問慮其終不喻也故又申言以警之槃山

黄氏南軒張氏寵山楊氏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

集曰使謂奉命出使也專主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喻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專對也晦菴朱氏苟授之以政而不達是不能有行也使於四方而不能專對是不能有言也窮經將以致用既不能行之又不能言之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爾雖

多不足貴也成都范氏伊川程子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並去聲

集曰令教令也何氏註從違之本不係乎令係乎吾身之正不正爾南軒張氏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集曰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是時衰亂政亦相若兄弟之云蓋歎之也晦菴朱氏東溪劉氏曰此言魯衛不但為兄弟之國其政亦兄弟也節案史記載此語在魯哀

公衛出公之年時魯之君不君臣不臣衛之父不父子不子二國之政無大相遠故夫子云然其後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死於越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少音小

集曰荆衛公子也居室者處家也邢氏疏合者財之聚也完者物之備也美者用之飾也洪氏網苟者苟且粗足之謂也平都李氏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必

善乎其事者也（致堂胡氏）然於其合也完也美也而皆曰苟焉隨其所寓而無容心於其間非賢而能之乎（本南軒張氏說）凡物欲之移人未嘗不以其漸能戒於始有而不能戒於少有能戒於少有而不能戒於富有終亦必侈而已矣今每進而未嘗為之變此所以為善居室（南山王氏）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

集曰孔子之衛冉有為僕以御車也庶衆也言人民庶繁也加益也邢氏疏庶矣而不富則無以養民之身故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富矣而不教則無以養民之心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晦菴朱氏庶矣則富之富矣則教之聖人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有其序也南軒張氏曾氏曰庶矣哉一言人多以為常談而置之冉有乃能再問以究其說然後知既庶矣則當富之既富矣則當教之至於教之則不可以有加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朞居之切

集曰苟誠也邢氏䟽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可之辭晦菴朱氏朞月而可言綱紀布也三年有成言治功成也伊川程子孔子嘆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河南尹氏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

集曰善人為邦以善化民者也䂬山黄氏百年相繼而久也晦菴朱氏勝殘謂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

謂不用刑殺也王氏註積善人百年涵養之功而後可以勝殘去殺矣黃氏節謂古有是言夫子引以實之益深明夫為邦者之不可要近效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集曰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風移俗易而天下莫不歸於仁也此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何以能致邢氏疏晦菴朱氏南軒張氏節謂善人涵養至於百年王者化成又曰必世益其化有淺深故其效有遲速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集曰政之本在身身正則政立矣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河南尹氏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集曰退朝謂冉有從季氏自魯君之朝而退也周氏

註　鄭氏註謂冉有臣於季氏故以為季氏之朝諸儒多祖鄭氏之說節謂卿大夫有家爾季氏魯

卿也安得謂之朝邪此必魯君之朝也案左氏傳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季孫使冉求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冉有為季氏家臣固無朝魯君之理然以此考之乃從季氏自魯朝而退也觀有政一言

其為公朝又可知矣晏晚也以用也邢氏疏節謂大者為政小者為事冉有退朝夫子異其晚而問之冉有以有政對夫子不謂之政而謂之事者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夫子嘗為魯大夫如其有政尚得以與聞之今不得而與聞必其事而已味夫子之言意不但辨政與事之不同葢亦有所譏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幾並居希切易喪並去聲樂音洛

集曰幾近也邢氏疏三桓之僭至定公時極矣四分

公室而有之魯君惴惴之心無日不在三桓也以一言而可以興邦喪邦為問其意深矣夫子知其意則以為一言之發而邦遽興喪不可若是其近也為君難為臣不易人固有是言也如知為君之難也則兢兢業業以持之不敢有玩易之心未有不自是而興邦者也此其所以為近也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晦菴朱氏曰言他人固有是無所樂唯樂此耳言也如言善而莫之違則固善矣如言之不善而

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自是而喪邦者也此其所以為近也一言之美惡邦未必可以遽興喪也而興喪之端實基於此聖人之言含蓄無弊既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必曰如知為君之難也而後以為幾焉既曰唯其言而莫予違必曰如不善而莫之違也而後以為幾焉亦可見立言之密矣東谷鄭氏晦菴朱氏成都范氏上蔡謝氏南軒張氏永嘉戴氏曰克艱乃致易之原也受逆乃得順之門也人情見美而心好即安而意恍常欲以易求易

而不知其難以順求順而不知其逆也故因一易造百難因一順生衆逆此不可不謹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説遠者來葉舒涉切説音悦

集曰被其澤則説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説而後遠者來也晦菴朱氏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集曰莒父魯邑名鄭氏註欲事之速成則反不達見小利而苟就焉則反以害大事矣晦菴朱氏子夏規模

近小故夫子告之以此葢欲務其遠者大者也石林葉氏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葉舒涉切語為並去聲

集曰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證謂指其事而實之也邢氏疏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正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晦菴朱氏節謂證父攘羊則有

反於天理而非所謂直矣世俗徇於事而昧於理乃指以為直此夫子所以深辨之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集曰居處平居之時也執事主執其事也與人交際乎人也仁人心也恭敬忠皆此心之存也之往也白石錢氏曰恭見於外敬存於中晦菴朱氏節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益心無乎而不在也造次顛沛必於是不以

之夷狄而棄之則持養既久無少間斷仁其在是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行己之行如字使弟行並去聲硜苦耕切筲所交切算悉亂切

集曰果必行也硜硜堅確之意小人言其識量之

淺狹也朱氏晦菴噫心不平之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筭數也鄭氏註漢書
傳贊筭作選顏曰選數也子貢之意葢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
夫子告之以行己有恥使不辱命此則本立而能
達於用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此則本立而未
見於用者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則
於本於用雖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三者之
淺深雖不同凡皆務實之事故夫子隨其問而有

取焉或問硜硜小人而亦可為士何也朱氏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今之從政者葢如魯三家之屬其志在於利祿故曰斗筲之人何足筭也子貢之問每下夫子故以此警之本伊川程子晦菴朱氏說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並音絹

集曰中行者由中道而行也闕龔氏狂者志願太高而行不掩也狷者執守太固而知未明也聖人本

欲得中行者而教之然中行既不可得故思得狂狷之人也狂者進取則可與之為善狷者有所不為則不至於為惡因其志節而裁抑激厲之猶可以進夫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本晦菴朱氏說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恒胡登切夫音扶

集曰南人南國之人也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人而無恒雖巫醫之賤猶不可為

況其他乎孔子所以稱其言而善之晦菴朱氏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恒胡登切

節釋曰上二句易恒卦九三爻辭也下繫以子曰者所以别易文也承受也羞辱也言人無恒德則羞辱有時而至占驗也夫子之意以為無恒之人必受羞辱此理甚明人自不驗之耳茍知驗之則必能恒厥德而遠恥辱矣

又曰此章連上章諸家合為一今從東溪劉氏

分為兩章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集曰可否相濟曰和彼此相比曰同和順理同徇情也東溪劉氏君子以道合主於和而已而未嘗以苟同也小人以利合苟於同而已亦安有所謂和哉

槃山黄氏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

之好惡並去聲

集曰鄉人之善惡不同故其好惡亦異今有人焉其鄉人皆好之也夫使善人好之固可取也苟不善人而亦好之焉必其人有詭隨徇俗之行也其鄉人皆惡之也夫使不善人惡之固無傷也苟善人而亦惡之焉必其人有崖異絶世之行也平都李氏故鄉人皆好之皆惡之其好惡未必當也未足以見其人也唯善人好之而不善人惡之則其為君

子也審矣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並去聲說音悅

集曰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晦菴朱氏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難事易說者反是君子所說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所以為難說若小人則徇一己

之私而已順已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所以為易

説君子不求備於人故使人則器之所以為易事

若小人則責人無己心故使人必求備焉所以為

難事南軒張氏 朱氏曰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集曰泰安舒也驕矜肆也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

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

滿而氣

盈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訥奴骨切

節釋曰剛則彊而不屈龜山楊氏曰剛則不屈於物欲毅則果而有立木則樸實東溪劉氏曰樸朴不文之謂木訥則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仁任重道遠貴乎力行非柔懦巧辯者所能也南軒張氏曰剛毅木訥言其質也有是質而又從事於學焉然後可以至於仁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偲並息茲切怡並與之切

節釋曰切切者誠意之懇到也偲偲者思慮之詳審也怡怡者意氣之平夷容色之和悅也此皆子路所不足故夫子因其問士而告之復借朋友兄弟以發明其旨所謂切切偲偲者若朋友之篤誠意審思慮以相成也所謂怡怡者若兄弟之平意氣和容色以相親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集曰即就也戎兵也包氏註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

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則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_{晦菴朱氏}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_{伊川程子}然善人教民七年之久而僅曰亦可以即戎言兵之不易也_{南軒張氏}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集曰以用也民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_{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

憲問第十四_{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集曰憲原思名穀禄也邦有道不能行道以濟時而未免於素餐邦無道不能儉德以避難而未免於苟禄二者均之為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告之以廣其志焉耳本晦菴朱氏説

又曰憲問獨不記姓豈自紀其所聞與凡問吏

端必題其人以別之而克伐怨欲之問不題則憲之自記明矣東溪劉氏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集曰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也伐自矜也怨忿恨也欲貪欲也難謂用力之難也憲問有是四者能制之而不行亦可謂之仁否夫子止告之可以為難而仁則不知也蓋仁則天理渾然

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晦菴朱氏伊川程子曰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克己之事求仁之方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集曰居謂意所便安處晦菴朱氏士志於道而已居非所懷也𣚍山黄氏懷居者志不立矣其何以為士乎南軒張氏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集曰危峻厲也孫和婉也君子介然守道不渝故其行不以邦之有道無道而改若言則有時而可孫焉南軒張氏有道之時言不危則非所以憂治世而警明主至於無道之時而危言以犯世之所忌則殆矣東溪劉氏危言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言非阿諛也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是也危行所以潔身孫言所以遠害洪氏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集曰有德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必有言自台耳得者徒言而已故不必有德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故必有勇以血氣勝者徒勇而已故不必有仁晦菴朱氏 東溪劉氏

南宫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

人尚德哉若人适並古活切羿音詣奡五報切盪土浪切

集曰南宫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左氏傳作澆浞之子也盪盪行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晦菴朱氏 南軒張氏曰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行事之實也羿奡以力而亡禹稷以德而興适之云然其去取已審矣夫子

雖不荅可也及其出也則以為君子以為尚德所以深許之也_{槃山黄氏}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_{夫音扶}

集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斯須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若小人則戕賊陷溺之者深豈復有仁者哉_{南軒張氏}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_{勞平聲}

集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

也東坡蘇氏愛而勞之以就其才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誨之以規其過則其為忠也大矣東漢劉氏君子之於人忠愛之情篤故長善救失之意無窮已焉南軒張氏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切諶時林切創初亮切論盧昆切

集曰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東里

地名子産所居也為命謂為辭命也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為草槀也討尋究也論講議也修飾謂增損之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向使人執己見自恃其才或損益於一言必以為歉議不克合其能斷國論乎夫子於此不獨稱鄭國之能用賢又以見四子能協心以濟公家之事也

晦菴朱氏

㮣山黄氏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駢部田切食音嗣

集曰子西楚公子申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註疏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者言也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

之之辭威公奪伯氏食邑三百家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雖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也晦菴朱氏葢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易而能服伯氏之心難故後言如其仁而此謂之人也石林葉氏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朱氏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集曰貧逆境無怨則難富順境無驕則易白石錢氏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安者不能也南軒張氏勉於其難而不忽於其易則可以處貧富矣晦菴朱氏有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焉能保其中之無怨邪蓋一毫有所不平于其中皆為怨也故貧無諂易貧無怨難無怨則能樂矣朱氏曰諂之病甚於怨無怨之難則甚於無諂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綽昌約切

集曰公綽魯大夫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趙

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大家之老地閒事簡故公綽居之則有餘小國大夫職重事繁故公綽居之則不足

本晦菴朱氏説　龜山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卞皮變切要於霄切

集曰成人猶言全人也武仲魯大夫臧孫紇也莊子魯卞邑大夫言有能兼四子之長知足以明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内而文見於外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葢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晦菴朱氏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也致堂胡氏東谷鄭氏曰以何必然三字觀之必子路之言也見利思義臨財無茍得也見危授命臨難無茍免也河南尹氏或曰授與也

言危難之事當死則死之若與彼命然故曰授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朱氏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信義不渝也黄氏此盖子路自言其善而為此辭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胡氏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並於艶切樂音洛

集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謚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孔氏註夫子指文子也邢氏䟽過謂過其實也厭謂厭其煩多也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衛人言其不言不笑不取意其必廉靜之士也孔子疑而質之公明賈賈謂告者之言失之過矣文子未嘗不言不笑不取也特是三者各當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然此必盛德之至故發而皆中節也文子雖賢疑未及此聖人與人為善不欲

正言其非也曰其然信其然則美矣曰豈其然乎恐其未能如是爾本晦菴朱氏說 東坡蘇氏曰凡事之因物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此文子所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

集曰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為後為之立後也要有挾而求也晦菴朱氏 左氏傳武仲出奔自邾如防使來告曰紇非敢害也知不足

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臧武仲自邾入防甲辭請後疑若非要君者然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後之立非已之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非要君而何魯人從之亦不獲已爾孔子所以正其無上之罪而誅其意也成都范氏檗山黄氏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並古穴切

集曰晉文公名重耳齊威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晦菴朱氏以春秋

温之會及首止之盟觀之可以辨二公之譎正矣晉文公當周室衰弱之時温之會帥天下諸侯欲以朝王然召王而就之因以示彊大於諸侯上下之分紊亂甚矣是譎而不正也齊威公以惠王嬖於惠后之愛欲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遂會王世子于首止使天下曉然知世子之為鄭公義所在惠王不得而私焉是正而不譎也春秋之書葢亦屬辭比事也觀其曰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直辭書

之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婉辭書之亦可以求聖人之意矣滕山黃氏　南軒張氏曰二君以功利為心為三王之罪人則同然論其行事有譎正之異則晉文固下於齊桓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

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糾並居黝切召音邵與平聲相並去聲被皮寄切衽而審切

集曰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晦菴朱氏如其仁如其所成之仁也再言之者酌之之辭也白石錢氏相輔相也霸長也匡正也尊王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諒小信也經縊也匹夫匹婦徒執小信知有死而已莫之知者不知權其輕重有可以無死之義也朱氏節

謂九合諸侯葢衣裳之會自魯莊公十五年會鄄至僖公九年會葵丘凡九會是也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註云魯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宋左氏傳莊公十五年復會于鄄齊始霸也自此會至葵丘則為九耳齊僖公薨子襄公立公子小白公子糾皆襄公庶弟也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公子糾未克而公子小白自莒

先入國人立之是為威公使魯殺公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因鮑叔牙言於威公以為相公子糾之爭國固不得為是威公之殺公子糾其不仁亦甚矣春秋魯莊公九年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齊人取子糾殺之致堂胡氏曰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子路與子貢意管仲不死公子糾之難而相威公背死從生不得為仁也夫子歷言管仲有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之功既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民到

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皆所以深許之也至又言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夫不責管仲以死而許其功豈非以公子糾未嘗為世子管召雖公子糾之傅而君臣之義未正亦可以無死者與審校其本末夫子所以許管仲者可識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僎士免切

集曰大夫僎文子家臣公公朝也謚法有以錫民爵位曰文者註疏家臣之賤文子引之為大夫與己同升於公朝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謚之曰文不亦宜乎調洪氏曰公叔文子之謚衛君白石錢氏特以其修班制交四鄰不辱社稷而謚之曰文夫子乃以大夫僎之同升為文子之文斯當其實矣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夫音扶喪去聲

集曰康子季康子也邢氏疏喪失位也仲叔圉孔文子也晦菴朱氏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言人才之足恃也以衛靈公之無道得三人者而任之交隣以修好奉先以報本整軍以禦侮相與持危而扶顛其不失國也宜矣槃山黄氏朱氏曰三人者其才皆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作在各切

集曰怍慚也馬氏註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晦菴朱氏此二語

夫子譏當時之人好大言而無實用者爾 明道程子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朝音潮告夫之夫並音扶

集曰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討謂討其罪也三子三家也之三子之之訓往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隣國乎

當陳成子弒逆之時孔子居魯雖已告老猶沐浴
而朝請於哀公以討之然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
專又不能自命三子詔以大義反使孔子往告之
孔子以為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
子則是告哀公者夫子之志也告三子者非夫子
志也君命也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
明矣告夫三子則事必不從然君命不可不致也
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弒君之賊

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况以君命之重雖欲不告而不可得已其所以警三子者深矣晦菴朱氏

欒山黄氏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集曰犯謂犯顏諫爭晦菴朱氏盡誠而不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在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則誠信充積或不得已而犯之必有以感動也若誠信不足而於事君之道未盡徒欲以犯顏為事則

鮮味矣以子路之剛果不患其不能犯也故告之以勿欺為主焉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集曰上達謂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也下達謂小人徇人欲故日流乎汙下也本横渠張子藍田吕氏説山楊氏曰孜孜為善則為舜非上達與孜孜為利則為蹠非下達與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並去聲

集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伊川

程子聖人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未有若此之明切者於此辨別而省察之庶乎不昧於所從矣晦菴朱氏

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音渠使並去聲

集曰伯玉衛大夫姓蘧名瑗孔氏註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欲寡其過而未能

則其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南軒張氏曰夫欲寡過而未能非有志於克己者莫知此味也使者言無溢辭而意有餘味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也晦菴朱氏致堂胡氏曰欲寡過未能乃伯玉心事而使者知之雖伯玉克己日新之符著見於外而使者亦可謂知德而能言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集曰此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記之故又

見于此（成都范氏）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集曰位非獨禄位之稱凡思有所止而無所越皆為不出其位也（南軒張氏勉齋黄氏曰位身所處之地越所處而思則為出位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集曰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恥其言者常恐不及於行也過其行者常使有餘於言也

（晦菴朱氏勉齋黄氏曰言易放故常恥行難盡故常過）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知去聲

集曰言君子之道有三我皆不能也邢氏疏聖人責己所以勉人也成都范氏自道之道言也晦菴朱氏節謂子貢云夫子自言其平日所能行者爾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集曰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踈矣晦菴朱氏賜也賢乎哉

以方人為能也夫我則不暇以治己為急也二者之得失相去遠矣賜也宜知所擇焉東谷鄭氏東溪劉氏曰學道者汲汲乎治身而已肅有暇於品藻乎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節釋曰知不知在人能不能在己己有能則人自知之矣故人之不己知非所患而己之不能則可患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節釋曰先事而迎之之謂逆詐者計之詭者也以意而度之之謂億不信者言之妄者也不逆不億者誠也先覺者知也抑反語辭不逆詐不億不信是固誠於待人矣然苟無先見之明則人之果詐也果不信也吾且受其欺矣故必曰先覺之是賢者以其燭理既盡物無遁情猶鑑明于此而妍醜自不能隱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

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與平聲

集曰微生姓畝名包氏註栖栖猶依依也為佞言務為口給以恱人也疾惡也固執一不通也晦菴朱氏畝盖遺世之士其視夫子轍環天下若栖栖然欲行其説固宜指以為佞也然槩以聖人之道畝之獨善其身無意於世亦固執而不知變爾果孰得孰失乎觀其名夫子而語之夫子卑辭以對盖亦鄉黨有齒德者然道不同不相為謀故言疾固以警

之槃山黃氏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几利切稱平聲

集曰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邢氏疏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亦奚足尚哉河南尹氏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集曰德謂恩惠也報復也鄭氏註以德報怨可謂厚矣然於其所怨者既以德報之則人之有德於我

者又將何以報之乎如是則怨德之報皆有不得其平者故必以直而報怨以德而報德而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晦菴朱氏節謂以直報怨云者亦曰報其所當報者爾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夫音扶

集曰莫我知之歎所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以夫

子之聖人何為而不知之夫子語以不怨天不尤人惟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伊川程子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南軒張氏曰天理初不外乎人事也篤於其在己者而已人雖曰不我知而天則知之也本南軒張氏横渠張子說節謂此亦夫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朝音潮與並平聲

集曰公伯寮字子周魯人也子服景伯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愬兼譖意以告以其事告孔子也夫子指季孫而言也肆陳尸也鄭氏曰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言欲使季孫誅寮邢氏䟽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廢興一斷以命公伯寮何所與於其間哉南軒張氏聖人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公伯寮耳晦菴朱氏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辟音避

集曰辟謂辟而去之也辟世天下無道則隱也辟地去亂國適治邦也辟色禮貌衰則去也辟言有違言則去也晦菴朱氏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明道程子

子曰作者七人矣

集曰李氏曰作起也白石錢氏曰作如見幾而作之作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為誰以上下文推之意其為隱者而發耳晦菴朱氏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集曰夜止曰宿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葢賢者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言孔子知世之不可為而強為之者也（晦菴朱氏）節謂夫子轍環天下非不知道之難行而皇皇於斯世者亦以時無不可為而道亦不可已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荷去聲蕢奇愧切硜苦耕切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切

集曰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隱士也有心哉擊磬乎謂夫子與衛用己也鄙小也硜硜堅確之意斯已之已止也深則厲淺則揭廣韻云以衣渡水由膝以上為厲褰衣渡水由膝以下曰揭此邶風匏有苦葉之詩也人不已

知則當已亦猶深則當厲淺則當揭也果者果於忘世也末無也晦菴朱氏夫子皇皇斯世孰為己知所以轍環天下非得已而不已也心乎生民而已槃山黃氏自離世絕物者言世莫知而猶有求者宜其鄙且小也然斂一己以自善恝然棄天下而不顧亦果而已矣非聖人所難也夫子自魯之衞往返以見靈公者四固知靈公無道每遲留而不忍遽絕者亦曰盡吾心焉耳石林葉氏

又曰人雖不我知在夫子未始忘天下也時雖不可為在夫子固有為之之道也東谷鄭氏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隂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薨呼肱切

集曰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隂天子居喪之名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太宰也晦菴

朱氏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孔子告以聽於冢

宰則非所患矣致堂胡氏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並去聲

集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也上蔡謝氏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集曰君子之道不越乎修己以敬而已葢一於篤敬則修己之道盡推之家國以及於天下皆是道

也極其至而天地位萬物育況於安人安百姓者乎修己以敬一語言君子之道本諸身理亦無不盡者子路疑其未足則告之以修己以安人安人是己之所推而已又疑其未足則告之以修己以安百姓安百姓是安人之備者而已曰堯舜其猶病諸欲子路無忽於斯也凡覆載之内堯舜固欲已之澤均被之也有未能焉是堯舜之所病也此修己以敬無窮意

南軒張氏　致堂胡氏曰可顧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

如邪敬立則百邪息故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切

集曰原壤魯人孔子之故人也夷蹲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也幼少也長大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叩擊也脛足骨也邢氏疏晦菴朱氏以杖叩其脛門人所記也猶指其掌之義岷隱戴氏禮記載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若弗聞而過之蓋老氏之流自放

於禮法之外者見夫子來夷踞以待之夫子責之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因以所曳之杖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踞耳朱氏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益者與之與平聲

集曰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出入傳

賔主之言者也邢氏疏益進也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夫子言童子坐則隅不敢居於位也行則隨不敢與先生並也今居位而並行是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乎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非能以求益也是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葢所以抑而教之也南軒張氏晦菴朱氏

論語集説卷七